

浙江文叢

黃宗羲全集

〔第五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黃宗羲全集

〔第五冊〕
宋元學案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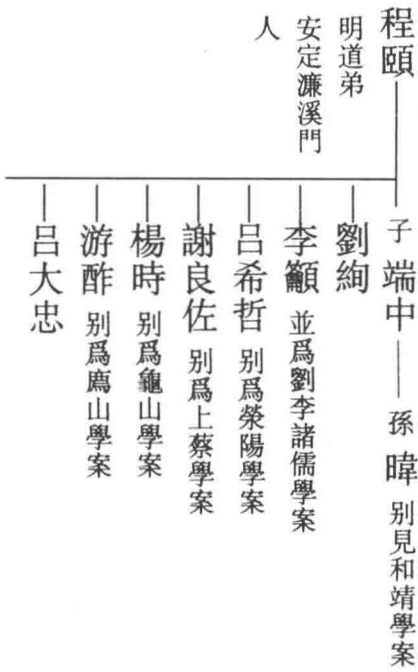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宋元學案卷十五

黃宗義原本 黃百家纂輯 全祖望次定

伊川學案

伊川學案表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尹焞 別爲和靖學案

——郭忠孝 別爲兼山學案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周行己

——許景衡 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李朴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冲 別見華陽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國寶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蕭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楊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又二十九人見劉李諸儒學案

又九人見周許諸儒學案

私淑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趙霄

張煇

蔣元中

蔡元康

潘安固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子翬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羅靖

羅竦 並見和靖學案

劉肅

張特立

李簡

趙復別見魯齋學案

並伊川續傳

司馬光 別爲涑水學案

呂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韓維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伊川講友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朱長文 別見泰山學案

范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方元案 孫翥 別見震澤學案

父峻

並伊川學侶

曾孫 耒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曾孫 壬

曾孫 禾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伊川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戴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

梓材案：伊川先生爲安定大弟子，謝山于安定學案序錄已及之，而其于濂溪亦不可謂非及門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小程子，學者初稱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始稱伊川。」

【胡周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之弟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即以師禮事之。

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溫公光、呂申公公著共疏上其行義，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赴闕，擢崇政殿說書，奏言：「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然變化。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邇英閣近隘，乞就崇

正、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先生曰：「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于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章句，入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鑑乎！」聞者嘆服。

先生容貌莊嚴，于上前不少假借。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謂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上在宮中漱水避蟻，先生聞之，問有事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講書有容字，哲宗藩邸嫌名，中人以黃綾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

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當因事用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呂申公、范堯夫人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嘆曰：「真侍講也。」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方是時，蘇子瞻軾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迂先生所爲，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爲洛、蜀。會帝以瘡疹不御經筵，先生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宰相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爲五鬼之魁，當放還田里。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屢乞致仕，董敦逸以爲怨望去官。紹聖間，黨論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移峽州，復其官。崇寧二年，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誑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

先生爲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此出謗者之口，尹和靖辯之明矣。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黨八十餘口。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明稱「先儒程子」。雲濠案：先生著有易傳四卷，宋志作九卷。

語 錄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楊開沅謹案：此即天地之氣有過不及，而人性所謂相近，亦因之。若動而齊，則無過不及，便是有心。有心則有爲，有爲則有己，而人性亦不必云相近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楊開沅謹案：此則天地之中氣，所以萬古不易其大常，而人性之所以善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于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葉六桐曰：「木石中火因鑽擊而始出，非木石中本有火也。然謂木石無火，則鑽冰擊

土，何以火不可得？學者須具可鑽可擊之質。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中無異，至于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人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人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闢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于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于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

楊開沅謹案：往來屈伸是氣，往而必來，屈而必伸處是理，其實離氣無從見理，以爲有前後際便不是。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

楊開沅謹案：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中，易以「不」字，便不是。

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

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則觀于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于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以靜見天地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于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是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劉蕺山曰：「未發前謂之靜否？」曰：「非也，謂之中。」「先生于動字、靜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莫站足在動靜上。又曰『思即是已發』，非

也。思正是未發，爲是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

楊開沅謹案：不出來處即是未發，愈知前云「不發謂之中」之非。

季明曰：「兩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纘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論動靜之際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之逐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又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內也。」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

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百家謹案：運用處固是意，正惟以意爲心之主宰，故能運用，全屬不得「意爲心之所發」也。即先生「有心而後有意」之言，亦不屬意于已發，說甚長，詳明儒叢山學案。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鑒在此，萬物畢照，是鑒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于內，則渟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人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

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百家謹案：前言虛實，重虛字；此言虛實，重實字。所謂得主則頭頭是道，橫說豎說，只是一理。

或問：「思慮果出于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敬，朝則主莊，軍旅則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者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可大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卻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原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家。

百家謹案：能養身則德潤身，心廣體胖，他臟腑似無所不養。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于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

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于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的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于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志不定，操守不固。」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劉戴山曰：「病由自病，醫由自醫。」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于夢。所著事善，則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人夢者卻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百家謹案：「以心使心」一語，似未安。一心聽使，一心使心，是一人有二心矣。不若云心未能定，聽其自由，便放去也。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